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八十二回 收英才六科列榜 中春闈二弟還家

建文十九年秋作月，吳學誠至濟南朝見帝師，自陳知識寡昧，赴闕獨後，猶幸軍師垂鑒，不棄封菲，臣實怕悚。月君諭曰：「自古以來，遭逢國變，忠烈之士，唯今為盛。皆由高皇之載植，聖主之涵育。其殺身夷族者，正氣塞於天地；捐生殉國者，大節貫二古今；虜從出亡，與追求行在者，至義充乎宇宙。事雖殊而忠則一也。呂律薦爾才堪參贊，道可經綸。以彼之明。焉得有爽？」隨拜學誠為太師，任元相之職。趙天泰為太傅，任左相。金焦為太保，任右相。梁田玉為少師，王璠為少傅，郭節為少保，皆任亞相之職。再品律所薦姚襄，特授荆門開府。以寧義、餘慶二將，隸入標下。俞如海授為鎮守楚塞將軍。餘悉照請補授。六科並舉一疏，敕下宗伯衙門議復，亦如所請。君批示曰：人才者，國家之楨幹；文章者，廟堂之黼黻。比因饑饉洊臻，軍旅孔亟，致曠大典。茲據呂律奏請六科並舉以補缺略，廣為搜羅，任此盤錯，正合大臣以人事君之義。著速欽遵施行！統行各開府、各將軍遵照，不消說得。

未幾，軍師題報錢芹復命及其遺表，與建文皇帝御制詩冊，並請贈錢芹爵諡奏章，接踵而至。月君覽過，交御制詩文發與史館，載入本紀。諸舊臣見了，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悲。悲者，為帝眷念從亡之士，與思悼殉節之人；喜者為鑾輿之復不遠，秦階之平有日。

忽忽過了殘歲，又是建文二十年春王正月。五開府及監軍道，並各將軍所屬文武之士，已次第送集濟南闕下。月君隨命吳學誠為文場正主考，王資為副主考，同考官：經術科呂儒，經濟科陣鶴山，詩賦科劉炎。其試經術者，專經一篇，四書兩篇，文以八家為主。有能兼通兩三經及五經者，皆從超等兼齣經濟科，試策一篇，係當今之務；論一篇，係往古之事；奏疏一篇，聽其自發已裁。文亦以八家為宗。詩賦科，試古詩、近體並賦各一首，賦以六朝為則，篇段不拘長短；詩以三唐為法，體格不拘五言、七言，但流入詞曲調者概不錄。

請問：這樣取士之法，豈不太簡？然以作書者論之，尤為繁也。如春秋列國游說之士，皆以立談取卿相，而人才輩出，即孔門之徒與孟氏亦然；漢重處士，名曰征君，起自岩阿，登於郎廟。而文章經術，莫盛於漢，且有出身從事，位至三公者，未聞試其文也；唐之進士，皆試詩賦一篇，甚有止以五言絕句，甲於名榜，而為天下所稱道者；至宋以策論取士，亦止兩篇，而歐、蘇、曾、王之手筆，凌轡今古，亦為一代之盛。自王安石造為制藝之文，而奇才窘束；朱晦庵集成經書之注，而學者眼孔鋼蔽。臨場搜檢，等之盜賊，於是豪傑之士，且奮而掉臂去矣！從此制科之文日多，五年莫載。即衡文者，亦未窺千伯之什一。是使庸流得以抄襲而擢高魁，不亦濫觴之至哉！尤可怪者，春秋兩闈，悉係手，試文至於七篇之多，策、論、表、判無一不具，既有總裁，正、副主考，分房同考，公同甄拔，又有監臨提調，彌封謄錄，用印收卷官，防閒稽察，而卒不得一才士。何者？其文不由中出也。孔子論《詩》三百篇之旨，只「思無邪」三字盡之；今以數句之題，而必律以八股排比之文，其策論亦必囿之以格式，表間則律之以駢詞，皆娓娓數千言不止，即使班、馬再生，亦無兼善盡美之法，斯得不出於拾牙慧、竊唾餘，以粉飾一些。是故人闈所中之文，皆其平日在窗下熟讀強記文也。甚有點者，師作之面弟讀之，不假思索，寫之而已。其間庸有長才，能揣摩人殼者，亦脫不得「油腔熟調」四字。昔者韓昌黎以曠古雄文，試輒不中，只得違心勉效時作，方獲一第。公自閱其文而笑曰：「不意我文庸腐爛惡至此！」唐季且然，而況後世？乃今之校勘科闈者固何在也。若夫法愈繁而弊滋甚，又有不肖於言專利號矣！御陽子有鑒於此，一切法網，盡行削之，但取真文而拔奇才，以吐英豪之氣。

一在不攻冒籍，天之生才，不囿於隅，所以湯孰中立賢無方，不但越郡縣由之，即越省分亦由之。王者以四海為家，何處不可應試耶？一在不限額數，每郡、縣取十人亦可，一、二人亦可，至於並無一人亦無不可。夫才者，豈若草木之有地即生耶？奈之何定以每邑幾名也！餘足跡遍天下，見一縣有童子試而至於千人，及二、三千者，有不及百人，或十許而僅止四、五人者。至其應取額數，大概不甚懸絕，故有目不識丁而跡列入賢者矣。一在不行搜檢，夫取之於我心者方謂之真文。文既真，則才亦無不真。有真才之人，苦泉之有源，浩科充沛而不可竭。即使書笥、書囊雜陳於前，不但不要看，而亦不肖看，又豈肯在袖中攜帶一兩而之文字哉！而其取法這嚴，則在於其應試。蓋不決於一日之文，而決其平素之經給予學業。大抵人在二十以內，尚有你師督責，中才力學，變甚淺保縱使神單，不過文詞敏給，安能通達聖賢大道？孔子三十而立，孟子四十不動心主是出臨民社之候。所謂「學優則仕」者如此，苦彼後世有弱冠登第，少年拜爵者，反優於於孔、孟也耶？然其至嚴之中，又具至簡至捷之法，而使人樂從。初試於郡、縣，再試於科闈，中者即成進士，其被黜者仍為布衣。雖若放棄之，而實寓磨勵之意，蓋激之再讀書而再進也。今者取士，至於三試而甫得為秀才，又再三試而後得成為時士，舉天下之秀才，而能得中春、秋兩闈者，不啻千百之什一。究竟進士之文，變不見其果優於舉人、貢士、秀才者，何也？以黜陟者總非真文也。且彼之為秀才者，亦既薄有前程，而又不能登於仕途，往往武斷鄉曲，挾制官府。甚或作姦犯科，骨玷宮牆，亦安用此秀才、貢士名色為哉。

至於取武三科，將材則取知勇兼全，試之兵法二篇，閱其練士百日。其或有知而無勇者，果有將略，亦必甄拔。若武藝一科，試之以千斤之鼎、十石之弓、三十餘斤軍器，各就其所長而試之。如善用槍者不試刀，善用刀者不試鞭、鋼，善弓弩者方試其射。一藝果精，自可臨陣，取其真武藝，亦猶之乎取真文章也。今之武科，反以策論為主，何人不可能乎？所以武童不進，忽然改而為文；文童不進，亦忽然改而為武。若此者，其可臨陣乎？備邊乎？既曰取其武藝，正不必又責其能文也。外此而有山林處士，學貫天人，才通文武者，責令郡、縣徵聘，如其齒德兼尊，召以安車蒲輪，天子與之坐而問道，不以臣禮待之。夫如是，則天下之賢才，莫不登於廊廟，而不肖者不得以幸進矣！夫人苟無才，則一官只供一職，猶慮其意闕茸；誠有才，則一人常兼數事，曾不患其隕越。苟非賢才，雖一年而常易數官，終屬無濟；誠是賢才，即十年而不一缺，正可收其成效。如趙充國之治兵，於定國之治獄，劉晏、韓滉之理財，皆久於其職任，而後為千古之名臣。孔子雲才難，不其然乎？乃後世一秋闈而進者千餘，一春闈而進者數百餘，及其服官而升遷，則禮、樂、兵、農諸務，皆使之周流歷遍。初則泛然而取之，繼則泛然而任之，豈非舉名器而棄之，舉民社而廢之也哉？

如今且說各開府將軍所貢文士，積至六科之久，止六十有三名，武士二十有九名。吳學誠等典試文闈，又黜一十七名。

董彥杲等考校武場，又去了八名。文者進呈試卷，武者進呈武藝冊，俱請殿試。月君臨軒諭曰：「卿等居心至公至明，閱文至允至當，曷用再試？但孤家閱經術科，第一名黃述祖，而又有黃纘祖、黃念祖二人，孤欲並登於榜首，以為盛典。其先後次序，當聽於天。」隨令將三人名字貯於玉瓶，供於金案，先命吳學誠以龍箬夾起一名，是黃纘祖，遂定為殿元；又命趙天泰、金焦各夾起一名，黃念祖為第二，黃述祖為第三。月君又以經濟科第一名是王者興，而詩賦科第四名有王者師，因其姓名有識，亦拔為本科第一。其武科將材並無一人，劍術科止有一名曰尹伐夏，武藝科第一名曰屠龍，皆無所更易。

月君諭三公曰：「唐朝之制，既中進士，人主又必面考身、言、書、判四者，然後授官，此法極善。大約一命之榮，皆為庶人所瞻仰，若使面缺耳鼻，身壞肢體，或口眼女曼斜，其何以臨民上？至若言者，身之文也。施教聽政，決獄斷囚，所關甚大。倘或有舌蹇鼻塞、聲音模糊之人，胥吏尚不能聽其語言，何況庶民？縱有才能，不宜授職。孤亦不須親察以揚其醜，但示令不赴殿試，仍以進士終身可也。其武士不在此例。」退朝而散。

至第三日，百官會集傳臚，第一名黃纘祖奏曰：「臣父禮部侍郎黃觀，殉難於羅刹磯；母翁氏，與二姊盡節於淮清橋。臣向逃匿郢中，謬承丞相呂軍師鑒拔送試的。」第二名黃念祖奏道：「臣本姓唐，先臣諱夔，字堯舉。流寓蒲台，已經四世。臣隨舅氏遷在江陵原籍，向叨教育，所以冒了外姓。而今黃述祖就是舅父之子，與臣為中表昆弟。」念祖奏出履歷，廷臣咸知一為帝師之弟，

一為帝師之內姪。而月君默無一語，若絕不相關者。

又傳唱第三名黃述祖，月君乃問：「汝父是何官？」奏道：「臣父是布衣。黃念祖之父，是臣之姑父。」月君又問：「汝父母尚在否？」又奏：「父母俱在。」唱到第四名井宿五，前奏道：「臣父工部侍郎張安國，與母賈氏，鑿舟沈於太湖，全家殉國。唯臣托於故舊井家，因從其姓。」月君諭道：「張亦為第五宿，可復本姓為張宿五，毋忘宗祧。」第五名甘采薇奏道：「臣父監察御史甘霖，殉節之日，遺命帝不復位，子孫永遠不許出仕。今幸乘輿將返，赴闕應試的。」此五人各專一經，因題曰：「五魁榜。」又傳經濟科第一名王者興，前奏：「臣父監察御史王度，奉敕勞軍徐州。聞燕王渡江，馳赴國難，時臣甫五歲。臣父托孤於中州義士晉希嬰，攜歸撫養。所以合族被戮，臣得免難。尚有一王者師，是浙江殉難臬司王良之子，晉希嬰在錢塘收匿回家的。與臣同堂誦讀，今亦叨中詩賦科。臣二人在顛沛之時，豈復知有今日？」月君顧謂大臣道：「忠義之子，咸得登科，此天之所以報施也！」其第二名戴天蒼，詢是殉難給事中戴德彝之少子。月君呼之使前曰：「汝伯母項夫人，受盡炮烙慘刑而死，方得免一家之難。此等奇烈，亙古所無，汝知之乎？」天蒼悲泣不勝，奏曰：「伯母仰邀帝師旌典，光垂百世，臣一門幸甚！」又第三名胡復，即元相吳學誠收養少師寇胡昭之姪子，近日同歸闕下者。又唱詩賦科第一名王者師，正是王良之子。第二名金南，為合門殉國修撰王叔英之少子，育於外家襲姓金氏。月君諭曰：「爾復本姓為王南，亦是佳讖。」第三名林挺瓊，即御史林英之子。林英與袁州府太守楊任共圖起義，謀復建文帝，事泄而自縊者。以上六人，皆忠臣之令似，不出三名之內，因題曰：「鼎甲榜。」

三科傳臚已畢，人數雖多，其無關係者不敘。內有經濟科第五名，面若獅形，聲如鯨吼，向前奏道：「臣父兵部郎中譚翼，當國難時，舉火自焚。母鄒氏、兄謹，與妹瑛姑皆縊死。臣幼出嗣，不曾與難。」月君隨問：「汝知兵乎？」奏曰：「粗知大略。」又問：「汝好武乎？」奏曰：「臣重文而愛武，前曾應過武闈，適以病疾中止。」月君諭曰：「今者忠臣之後，咸在元魁之列，以汝文武通才，屈於五名。目下將才缺典，是天欲使爾一人任之，以光令典。」遂以譚符獨佔將材一科，曰：「武甲榜。」譚符大喜，叩首遵命。又唱武藝首名曰屠龍，善使大刀，重三十六斤。月君問：「刀法如何？」賓鴻代奏：「本朝考武的刀，重八十一斤，這些武舉，臉紅頸赤，狠命使個背花，總是和身轉動，不是真正力氣；若到上陣，就給他十來斤的刀，也手顫筋麻，動不得半分。屠龍的刀法，可以上得陣，殺得賊的了。又且善用飛叉，能殺人於百步之外，所以取為第一。」

月君道：「武比文，更為難得如此。」屠龍隨奏：「徽州府太守陳彥回，是臣之姊丈。當日起兵勤王，先兄屠蛟，同日被難。臣願得殺身報仇也！」月君道：「大有志氣！足稱第一名。」第二是朱飛虎，係陣亡都指揮朱鑾之子。生得鐵面虬髯，尖鼻弔眼，身材瘦削，骨格稜嶒，卻是拐一足的。而能徒步跳躍，馬上如飛，因此上人稱為「飛虎」。月君諭道：「首名是龍，次名是虎，有龍虎風雲之兆，應題此科曰：『龍虎榜。』」賓鴻又奏：「當日失一朱飛虎，今日又得一朱飛虎，二虎膂力不相上下，獨是所用兩柄鐵錘，五師傳授，只可以當步戰。但壞了一足，必須跨馬，而又不能用長大軍器，所以列為第二。」又唱第三名，叫做小貫蝨龔父。其父龔翊，原是金川門的守兵，因李景隆開門降燕，他就逃去不食而死，是儲福一流人物。伊子在童稚之時，便好的射箭，百發百中，人比之沈休貫蝨，故有此號。

董彥杲奏道：「論他的箭法，可以與由基、皂旗二人相較。只因弓軟了些，不能穿札，屈為第三。」龔父奏道：「臣父本一小卒，雖然殉國，世無知者。臣不自量來應武科，冀得為先父顯揚大節！」月君慰諭道：「忠、孝本無二致，爾父為不亡矣！」

隨看第四名陳鉞，年甫弱冠，用的是鉤鏑槍。月君問：「有人傳授否？」陳鉞奏：「是先父授了，又經自己操練出來的。」月君又問：「汝父是甚名字？」奏道：「都督陳暉。曾與燕王百戰陣亡的。臣今來應武科，不貪富貴，只要學得先人，與燕賊進個死活罷了！」彥杲奏道：「他的鉤鏑槍法甚精，可以敵硬門強。演他一軍，亦顯威武。」

以下幾人，雖各有武藝，總不能超越尋常，只可充偏裨之數。武科唱畢，月君乃問尹伐夏：「汝能劍術，從何處得來？」回奏：「臣父即鄖陽國師尹天峰。授臣以飛劍法術，不論遠近，能取人首級。特來應試，輔佐中朝的。」月君又問：「飛劍斬人，還能飛回否？」應道：「不能。要斬是斬個主兒，曷用飛回？」月君降諭道：「飛劍法術，只有得劍仙，其劍能屈能伸，能剛能柔，能短能長，可以通靈變化。若在劍俠，只講得擊刺，算在武藝之列。如今尹伐夏的劍術，大抵用符咒遣著鬼神去的，若是正神，豈有助人行殺？若是邪神，擅行殺戮，必致上千天怒，這算是邪術。堂堂天朝，曷用此為？但彼既遠來，孤家別有調度。以後劍術一科，只索虛懸罷了。」隨退朝回宮。

粵三日，賜宴於西湖之歷下亭，文武進士咸集。比漢之上林、唐之曲江止宴文者為殊也。月君又降敕三道。其一曰：

黃念祖為孤之弟，雖原籍江陵，而流寓蒲台，已經五世。曾祖、祖、禰墳墓，咸在於斯，其可捨此而去乎？汝其仍復唐姓，原歸蒲邑，田園未蕪，松菊猶存也。古人四十強仕，方為道明德立之時。汝尚須閉戶讀書，潛心養氣，學成而名自立。當以不朽之業為己任，勿以暫時之榮華為可悅，方得謂古之學者，可以繼爾祖父之志矣！黃述祖為孤之表弟，年輕學淺，驟得科名，若不能謹身修德，殊非家門之美事。況汝雙親已老，晨昏溫清，正宜常依膝下。古人有云：「報君之日長，報親之日短」矣！餘今為帝師，爾二人比肩立朝，非使其子弟為卿，大有乖於聖賢之旨乎！恭候皇帝復位之日，爾等方可出仕。各賜白金一千兩，速歸故里。欽哉，毋忽！

敕下之日，諸元魁俱在相府，吳學誠讀罷，矍然大驚，曰：「帝師非仙人，乃聖人也！」念祖隨稟道：「某等若希富貴，早就尋來，何俟今日？舅父有命曰：『恐帝師不知汝輩下落，未免縈懷，若去請謁，又涉干求。是以假途應試，微帝師降敕，亦即辭歸也。』」諸大臣皆大贊道：「唐介公真可謂世其家者！」

餘兩敕，一文科忠臣之後，先行補缺，黃續祖、張宿五、甘采薇、王者師，均授學士；王者興、金南、林挺瓊，皆僉憲御史；胡復、戴天蒼，並除監軍道。一武科譚符，授為京營監軍；屠龍、陳鉞昇為左右翼；小貫蝨龔父為前鋒使；朱飛虎發往司輜軍門，任中營副將之職；尹天峰發往登州董彥嵩軍前，防海擢用。其餘文武，皆由大家宰次第掣選，不在話下。

忽報建文皇帝，差侍臣二員，齎敕旨到來。諸舊臣大喜，整頓出郊迎接。正是：鑾駕未還，先下九天鳳詔；朝儀已定，允稱百世鴻猷。且看下回分解。